

·傳統相聲集·

白宮集

春風文艺出版社

# 白字会

• 傳統相声集 •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1962年·沈阳

本书共包括八篇相声相声脚本。

《三性人》是写讽刺有用，鬧出了不少笑話。

《白字会》諷刺了一群自作聪明的书呆子。

《第一針》和《小英英論》是諷刺經。

另外还有《酒迷》、《打漁殺家》、《打漁殺家》等。

这些作品除个别篇是純娛樂性的，社会黑眼的。这些作品表現方法多，出，而且也可供相声习作者学习。

本书原为《相声选》第十辑，再版时改名为《相声选》。

華夏文藝出版社編輯、出版（地址：北京）

787×1092毫米1/2×印張·45,000字（1982年12月第1版）

1982年12月第1版 1982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數：1—30,000 統一書號：T10180·310 定價：0.17元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|----|
| 三性人.....  | 1  |
| 白字会.....  | 8  |
| 第一針.....  | 12 |
| 小买卖論..... | 29 |
| 酒迷.....   | 37 |
| 打沙鍋.....  | 49 |
| 主客問答..... | 57 |
| 学梆子.....  | 65 |

### 三 性 人

甲：人的脾气秉性不等一样，有脾气暴的，有脾气柔軟的，还有好貪小便宜的。今天早起来，我就碰見一个脾气暴的，这个脾气暴的又遇見一个脾气柔軟的，脾气柔軟的踩了脾气暴的脚啦，脾气暴的說：“你往哪踩？”脾气柔軟的說：“我沒看見。”“你踩了我了，你說你沒看見，你若碰上电車呢？”脾气柔軟的說：“我也不往电車上撞啊！”脾气暴的說：“你踩了我，你就白踩了嗎？”“那若不白踩，鞋踩坏了再給你买一双，脚踩破了到医院給你上药。”脾气暴的气的說了一句話，我听着都乐了。

乙：他說什么呀？

甲：“我告訴你吧，你也就踩了我啦吧。”

乙：若踩了別人呢？

甲：也白踩唄。这是脾气暴的和脾气柔軟的，还有一种好貪小便宜的。我就有这么个朋友，昨天我上他家串門去了，他“死乞白賴”地叫我在那吃飯。留我吃什么呢？热湯面。面做好了，他一看缺点小酌料：香油、酱油、醋。按理說應該拿个瓶和碗去打，他沒有，拿个沙鍋子去打。到了小鋪就問：“你有香油嗎？”掌柜的說：

“有。你打多少錢的？”掌柜的把沙鍋接过去，这貪小便宜的說啦：“你給打一分錢的吧！”掌柜的一核計：香油八、九角一斤，有心不卖吧，又一条街住着，卖給他就卖給他点吧。掌柜的把提斗拿起来，給他打半两。貪小便宜的用手接了去，象那个你拿沙鍋就走吧，他不走，端着沙鍋向掌柜的晃搖，把半两香油全晃沙鍋里去了。貪小便宜的說啦：“我打錯了，我打酱油，你給我換換吧。”掌柜的接过沙鍋一看哪，这点香油全晃进沙鍋去了。掌柜的沒法子，又給他打了二两酱油，倒在沙鍋里，香油又漂上来了。象那个你就走吧，还不走，又跟掌柜的說：“你把醋再給我少弄点儿。”喝！一分錢他对付三样。

乙：哈哈！这主可真够找小便宜了。

甲：你說誰乐意跟他交朋友！新社会沒有得意这三种人的，旧社会还真有得意这三种人的呢。

乙：誰得意这三种人呢？

甲：旧社会有个知县得意这三种人。他叫两个衙役来，知县說：“今天叫你們不为別的事，就是叫你俩給我抓三个人，要一个脾气暴的，一个脾气柔軟的，一个好貪小便宜的。限你們三天，拿来每人賞十两銀子；拿不来每人重責四十大板！”

乙：这倒不錯，有賞有罰。

甲：二人一听说：“好。”到街上找去了。从那边来个人就問：“你是不是好貪小便宜？”那人翻了：“你怎么看我好貪小便宜！我买誰东西沒給錢！”二人一听認錯人

了。到三天头上一个沒拿着。老爷一听生气了：“打四十板子！”屁股全打开花了。老爷說：“再限三天！”这二人愁起来了，不好逮呀！小偷好逮，这人的脾气在身上带着呢，上哪逮去呀？二人一核計，咱們逮不了，找个酒館去喝酒，喝醉了找个地方一睡，到三天头上不就是四十板子嗎！俩人正在吃酒之时，一看大街的人特别多，把跑堂的叫过来，問：“今天街上咋这么熱鬧？”

“你不知道哪，城外唱野台子戏呢，今天头一天开戏。你們怎么不去看看戏呢？”二衙役一听，說：“好，咱俩看戏去。”来在戏台前边，找个得看的地方，往那一站。正在看戏，戏台下面打起来了。

乙：誰和誰？

甲：一个十二、三岁的小孩，抱住一个三十来岁的大人的大腿，在那又哭又叫：“爸爸！你快回家吧！咱家着火啦。三間房子着了間半了！”一般人一听这话准跑回家救火去，这主不着急，問：“怎么啦？”小孩說：“咱家着火啦！”这主不紧不慢地說：“不要紧，等咱爷俩看完戏，再一块回家救火去。”这句话还没說完，就在他身后挤过来一个人，扯住他的脖領子，就給他个大嘴巴。挨了打他还不着急，捂着腮帮子看着打人的那位乐：

“咱俩也不認識，你凭什么打我呢？”那人說：“我还得打你呢！你家着火了，你为啥不去救火，还在这看戏？”这主說：“我家着火碍你啥事？你管得着嗎？我乐意去就去，不乐意去就不去。你打我嘴巴，白打了嗎？”二衙役一听不象話，过去問：“你們因为什么打

仗？”那个挨打的說：“我家着火了，我儿子叫我回家救火去，我說看完戏再去……”二衙役問：“你們家着火，你听見不着急嗎？”“也別說我們家着火呀，我們家出八条人命我也不着急呀。”二衙役問：“你为什么不着急呢？”“我就这么一个慢性人嘛。”二衙役一听高兴了，慢性人在这呆着呢。“行了，你在这等一等吧。”二衙役又問那个打人的：“你为什么打人一个嘴巴呢？”“二位，他家失火他为什么不去救火呢？我这脾气哪受得了这个，我打他出出气。”二衙役一听乐的了不得，急脾气在这呢。再逮一个貪小便宜的就够了。

“行啦！你二位跟我們走一趟吧！”正走着，又碰見一伙打仗的。

乙：为什么打仗？

甲：一个做小买卖的，卖个糖块、小鏡子什么的。有一个人买一块糖，偷两面小鏡子，叫掌柜的看見了。掌柜的說：“你买一块糖，为啥偷两面小鏡子呢？”“掌柜的你別嚷了，这两面小鏡子我挺爱的。”掌柜的說：“你爱花钱买呀！”这个人說：“我不是舍不得錢嗎！”掌柜的說：“那你是什么脾气呢？”“噯，我就是爱貪小便宜啊。”二衙役一看可乐了，貪小便宜的在这呢。“行啦，你跟我們走一趟吧！”把三个人帶回来，报告知县老爷：“三个人全拿来了。”老爷說：“赶紧升堂！”把三个人帶了上来，三个人跪下。老爷在上边問：“你是怎么个事呀？”这主說：“我的脾气最暴，沾火就着。”老爷又問第二个：“你呢？”“我是慢性子，火

上房也不着急。”老爷又問第三个：“你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我爱貪小便宜，买什么东西都不爱給人家錢。”老爷說：“你們这三个人是認打認罰吧？”三个人說：“認打怎么講？認罰怎么講？”“認打每人打五百板子，認罰都給我当差，你們干不干？”三人說：“我們願意認罰。”老爷說：“你是急脾气，你侍候我，給我跟班。”

乙：为什么叫他跟班呢？

甲：因为急脾气的人办事爽快，不能誤事。叫慢脾气的給老爷看小孩，叫他看孩子，孩子怎么鬧他不心煩。老爷有两个小孩，一个五岁的，一个三岁的。那个好貪小便宜的，叫他管买东西，为的是不能吃亏，碰巧还許偷点回来。

乙：不用說这老爷也貪小便宜。

甲：这天老爷把急脾气叫来了：“你到后院把馬給我备好，备好馬咱俩一块出城会客。”急脾气的說：“好吧。”到馬棚一看，馬在那拴着，拿过馬鞍子要备，这馬眼生，不讓他备，直尅蹶子，把急脾气的气火了，拿刀把馬脑袋削下来了，說：“我看你还尅不尅蹶子了？”老爷更完衣出来一看就火了，問：“你怎么把馬杀了？”急脾气說：“我不把它杀了，它不叫我备呀！”老爷一听，說：“这回它可叫你备了。我騎死馬到哪去呀？”急脾气說：“我不知道。”老爷說：“你多耽誤事。告訴外边給我抬轎！我乘轎去。”老爷坐着轎，急脾气在后边跟着。出城不远，在前边有条河，过不去了。河有多

深呢？深的地方沒腰。老爺說：“急脾气，你耽誤多大事？咱們若是騎馬來，趟河就过去了，這坐轎能趟河嗎？”急脾气說：“老爺，您別着急，我背你過去吧。”老爺下轎，急脾气把老爺背起來就下河了。趟到河當腰，老爺一看，心就軟了：人家身上都濕了，我能叫他白背嗎！想到這就說：“回去時候，我賞你五兩銀子。”急脾气一聽就樂了，把老爺扔河里，就跪水里給老爺請安。老爺說：“你怎么把我扔河里了？”急脾气說：“我不是得謝賞嗎！”老爺說：“衣裳都濕了，怎么会客呀，你把我再背回去吧！”

乙：客沒會成。

甲：是呀。老爺坐轎回來，一進大門，看見慢脾气在門口站着呢，就問：“你站這干什么？不領少爺玩去！”慢脾气說：“哪個少爺？”“二少爺哪？”“跟他媽吃奶去了。”“大少爺哪？”“掉井里啦。”

乙：啊！

甲：老爺一聽着急了：“趕緊去撈吧！”慢脾气說了：“還撈啥呀，都掉里四個多鐘頭了。”老爺說：“你怎么不早說呢？”慢脾气說：“你是問的急呀，若不价我核計明天才告訴你呢。”老爺說：“你耽誤多大的事？趕緊撈去吧！”撈上來一看，渾身都泡腫了。老爺說：“貪小便宜的，趕緊到棺材鋪買口棺材去。”貪小便宜的拿五兩銀子就去了，到棺材鋪就問掌櫃的：“這口棺材要多少錢？”掌櫃的說：“八兩五。”“咳，哪值八兩五，給一两五吧！”掌櫃的說：“你買什么东西都还价

呀！少一点不卖。你图意贱，买那个吧！”“哪个？”掌柜的挑过来一个，板挺厚，钉的还挺结实，就是杨木的。“这个多少钱？”“少五两不行。”“好，不给你还价，就来这个。”掏出五两银子，交给掌柜的。掌柜的接过银子上账房去称，看看银子够不够分量。贪小便宜的一看掌柜的可漏了空子，旁边有个小的就套在大的里头了。心里话：还价不行，我偷你的。把盖盖好，掌柜的从账房出来：“你的银子不多不少，正好。”贪小便宜的扛起棺材就走，到家了，放在老爷面前，说：“老爷，你看看，挺好。”老爷看外边挺好，不知道里边怎样，掀开盖一看，里边还有一个小的，老爷火了：“贪小便宜的，我叫你买一个，你怎么给我买俩呢？”

乙：是呀！看他怎么回答？

甲：他说：“老爷，那你着什么急？等二少爷死了，不省着买了吗？”

乙：他还贪小便宜哪！

## 白 字 会

甲：这回說一段相声。

乙：你們这相声演員文化程度都很高吧？

甲：过去我是文盲，一字不識。解放后，我們艺人都上文化班，近来学了很多文化，现在是初小的程度。

乙：好！您是个文艺工作者，应该虛心学习文化。这样对于宣傳工作才能有更多的貢獻。过去在旧社会，人不識字，真是睜眼的瞎子，在旧社会里有这么三种人：一种是眞認字的；一种是多少識几个字的半文盲；一种是一字不識的文盲。就拿咱們說相声的某某人說吧，他就是半文盲，跟他一块儿出去，笑話多啦。

甲：什么笑話？

乙：那天走到街上一个鮮貨鋪門口，他拉着我說：“哎！你看，糖炒票子三角錢一斤。”

甲：什么是糖炒票子？

乙：我一看，原来那个鮮貨鋪門口挂着个牌子，上写：“糖炒栗子三角一斤”，叫他一念，把“栗子”給念成“票子”啦。誰家糖炒鈔票哇？叫人多可笑。这还不算，有一天走到邮政局門口，他对我說：“大哥，前边不是鍾政局嗎？”把郵字念成鍾啦，多可笑。最可笑的是以前

我在天津，有一个朋友也是不識字，这天他上街走在“德国医院”門口，他把“德国醫院”看成是“德国酱园”啦，他寻思：这德国酱油，味一定不会坏，自己不吱声，回家取了两个瓶子来，进了德国医院大門，里边过来一个德国医生，德国人不懂中国話，两个人說了半天也沒弄明白，最后德国医生一想：他可能是要买家庭消毒的葯水吧。接过瓶子給他灌了两瓶子，他拿回去做菜攪了点儿，一尝味，喝！这个难聞，說不上来那股味。

甲：不是酱油嗎？

乙：石碳酸。

甲：那还能吃！

乙：你看这不識字的多困难。

甲：看起来不識字真是困难。

乙：識字好。

甲：对啦。

乙：还有笑話哪。

甲：还有什么笑話？

乙：有这么哥俩，認識几个字馬馬虎虎的，有一天出外游玩，走到一座廟前，見廟門上写“文廟”二字，哥哥說：“嘿！兄弟你看这个‘文朝’写的多好。”兄弟一听說：“哪是文朝，那是丈廟。”二人正在抬杠，由廟里出来一个和尚，哥哥上前去問：“大师傅，我說这字念文朝对不对？”兄弟說：“他說的不对，那念丈廟。”俩人都說完啦，老和尚笑了笑，說：“我沒工夫給你們分辨是文朝是丈廟，我得赶紧給我师傅打齊去哪！”和

尙拷着个白布兜，兜上有两个字“打齋”。这哥俩一听，就问：“人家都说打齋，你怎么说打齋？”和尚说：“我给我师傅打二十多年齋啦。”三个人正在口角，从庙里出来一个教书先生，这三个人一看是教书老师，就说：“别争吵啦，咱们问老师吧，究竟谁对谁不对。”哥哥上前说：“我说念文朝他说念丈廟，最可气和尙打齋不说打齋说打齋。您是教书先生，您给我们评评到底谁对？”先生说：“我也不知道你们谁对谁不对，我去拿字果来查查。”这哥俩说：“哎！那明是字彙，老师怎么念字果？您这么教书得误人多少子弟？不行！咱们四个人得打官司去，弄清到底谁对谁不对。”四个人到了县衙門，一打堂鼓，老爷一听打堂鼓必有人命案，即刻升堂，老爷说：“把击鼓人带上堂来！”接着把四个人都带上来啦。老爷一看也不带打官司样，其中还有一个和尚。老爷大堂挂有一块牌匾，是老百姓给前任县老爷送的，上写三字“赛东坡”。老爷问明四个人的来意，大哥说：“我们走到那儿，看见两个字，我说念文朝，他说念丈廟，大师傅出来，打齋不念打齋，念打齋。我们三个想问问老师，叫老师给我们评评谁对谁不对，老师也不认识，不认识还不算，还要去查查字果，字彙硬念字果，他这么教书不知要误人多少子弟。”老爷这里一听，说：“好吧，我给你们说四句诗，正好一人一句，你们回家去一研究就知道啦。”

甲：县太爷作的什么诗？

乙：县太爷指着四个人说：

“文朝丈廟兩相異，  
和尚不該說打齊，  
哪有先生查字果，  
抬頭看看賽東皮。”

甲：他也錯啦！

## 第 一 針

甲：相聲是藝術，講究說、學、逗、唱。

乙：對啦。

甲：可是還有的人管相聲叫生意。

乙：生意？

甲：要叫生意聽着還不太別扭，還有管我們叫生意門兒的，  
我說了二十來年相聲也沒找着門，楞管我們叫生意門兒。

乙：你說有沒有生意門兒？

甲：有啊。

乙：干什么的是生意門兒？

甲：那可太多啦，我說几樣你听听，爻卦的、相面的、点瘡子的、拔牙的、卖假藥的。

乙：你說這都是生意嗎？

甲：啊，這都是生意。

乙：他們是怎么个生意？你說說我听。

甲：你就拿这点瘡子的說吧，那就是生意。

乙：点瘡子的叫什么生意？

甲：行話叫“戳黑兒”。

乙：好嘛！還有黑話哪。

甲：一般人都叫点瘡子的。你知道往你臉上点的那是什么？

乙：那不是藥嗎？

甲：什么藥？

乙：瘡子藥唄。

甲：瘡子藥？

乙：瘡子藥。

甲：瘡子藥？哪个医院卖瘡子藥？你上医药公司买瘡子藥有嗎？

乙：沒有。那您說往臉上点的那是什么？

甲：“石灰”跟“强水”。

乙：怎么还是紅色的？

甲：里边有点紅顏色。

乙：好嘛！

甲：他主要卖的是什么？

乙：他卖的是什么？

甲：卖的是嘴。那嘴可真能白話，你打跟前一走，一句話吓你一跳。

乙：他說什么？

甲：“站下！”“干么？”“老弟呀，請坐！”这位还真听說，就坐下啦。“老弟！結过婚嗎？”

乙：这位說什么？

甲：“沒有。”“老弟，最近有步喜运哪。”这句话損透啦！年輕人沒媳妇，他准捉摸这句话：“有步喜运？誰把我看上啦哪？”

乙：誰把他看上啦？